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HUANG LIZHI



# 马克思主义 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黄力之 /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MAKESIZHUYI YU ZIBENZHUYI WENHUA MAODUN

#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黄力之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黄力之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主编 马 驰)

ISBN 978-7-5649-0092-2

I. ①马… II. ①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②资本主义—文化—研究 IV. ①A811 ②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207 号

责任编辑 张 珊

责任校对 邵 昊

封面设计 马 龙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引 言

讨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关键词有两个: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这个词是由资本主义和文化矛盾合并构成的,需要首先加以分别理解,然后再合并起来。

资本主义自西欧产生之日到今天,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含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1753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1842年、1850年和1861年分别出现于J. B. 理查德(J. B. 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等人的著作中。

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迄今为止,我仅仅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五次或六次,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避免使用它。……就我个人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不再试图摆脱这个烦人的名词的入侵。资本主义……已经被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无情地追击……但是,大概是路易·布朗在和巴斯第特(Bastiat)争论时,在1850年给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他写道:‘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他用引号表示]的,是指资本排他性地被某些人占有。’但是,这个词仍然很少出现。蒲鲁东偶尔恰当地使用过这个词:‘土地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他写道……并对之做了很好的定义:‘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通常并不属于那些通过劳动力使其运转的人。’然而6年以后,在1867年时,这

一词语仍然不为马克思所知。”<sup>①</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称“1867年时，这一词语仍然不为马克思所知”，乃是指马克思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才正式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在此前早已充分认识到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随着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的消失，“以至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随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而升降浮沉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sup>②</sup>。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也指认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sup>③</sup>。这里，有无“资本主义”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克思早已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即资本对社会的直接统治和最终统治。

在此基础上，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应该是指资本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对立关系。那么，这里又面临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解。按照文化哲学的理解，文化是一套符号系统，而其内在的动机是人的理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认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不是别的，就是“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

---

<sup>①</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和15至18世纪的资本主义》。转引自崔之元：《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西祠胡同网站 <http://www.xici.net/b219010/d27551132.htm>，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9月28日。

<sup>②</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2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8页。

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但它的出现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致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sup>①</sup>。

但是,资本主义时期人的理念也不是由人自己决定的,人背后的强大的动力系统是资本逻辑。法国的米歇尔·博德(Miche Beaud)就非常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必定要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sup>②</sup>

这就是说,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即“商品生产的逻辑”(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对文化精神、文化理念及文化行为的控制,这既可以发生在外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对立,也可以发生在内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运行中的对立。

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精辟揭露:“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

<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7、49页。

<sup>②</sup> 米歇尔·博德:《1500~1980 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出，资产阶级不仅简化了社会关系——只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简化了人类精神世界——用金钱拜物教取代长期形成的复杂的人类情感。金钱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人对物质利益的完全臣服，而且，物质利益本身又是用来满足人的动物性欲望的。金钱买来的是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消解的是超动物性的人类情感，因此，资本主义文化价值中的精神性部分日渐少见，只剩下物质成分，文化最终异化为自然。

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表现，在1861年至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有所提及。他在批评施托尔希时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sup>②</sup>。这里，所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则是指认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表现。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外在表现，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内在表现主要存在于20世纪。本书将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线索，考察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广义(即正统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及其理论贡献。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3—254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 目 录

引 言 ..... ( I )

## 上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早期资本主义文化

**第一章 中世纪文化的终结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 ..... ( 3 )

    一、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特征 ..... ( 4 )

    二、宗教改革: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 ( 9 )

    三、资本主义文化的早期特征 ..... ( 16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宗教文化观** ..... ( 25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轨迹:从信奉、批判到反思... ( 25 )

    二、对宗教文化价值的辩证分析 ..... ( 31 )

    三、宗教多重文化价值对马克思主义的启迪 ..... ( 34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文化自觉** ..... ( 41 )

    一、维柯:寻求“人类的形而上学” ..... ( 41 )

    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化哲学:自然—社会—文化... ( 52 )

    三、小结: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思想遗产 ..... ( 62 )

**第四章 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 ..... ( 64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与理解 ..... ( 64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史”观的警惕 ..... ( 69 )

    三、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定位文化 ..... ( 73 )

**第五章 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文化的批判** ..... ( 77 )



一、青年马克思对人类解放—人—自然—文化的问题的关注 .....	( 78 )
二、巴黎手稿对文化的逻辑起点与文化本质问题的解决 .....	( 81 )
三、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的异化与对“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展望 .....	( 89 )
四、巴黎手稿对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的批判 .....	( 99 )
<b>第六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资本的文化哲学问题 .....</b>	<b>( 103 )</b>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批判 .....	( 103 )
二、“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同一化趋势 .....	( 108 )
三、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两重性 .....	( 114 )
<b>第七章 马克思精神生产视阈中的早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b>	<b>( 126 )</b>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与文化的关系 .....	( 126 )
二、资本主义时期精神生产的精神文化价值问题 .....	( 131 )
三、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阙如：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 .....	( 136 )

## 下篇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

<b>第八章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态势与泛马克思主义的反应 .....</b>	<b>( 145 )</b>
一、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传统形象 .....	( 145 )
二、新世界的完成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非虚幻化 .....	( 150 )
三、理性的泡沫化与文化危机的发生 .....	( 158 )
四、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态势的泛马克思主义反应 .....	( 166 )
<b>第九章 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突围 .....</b>	<b>( 175 )</b>
一、后工业化社会：“意识形态终结” .....	( 175 )
二、詹姆逊的努力之一：《政治无意识》 .....	( 181 )
三、詹姆逊的努力之二：意识形态转型 .....	( 186 )
四、马克思方法论突围的更大视野 .....	( 195 )
<b>第十章 文化工业与后现代主义的合流 .....</b>	<b>( 201 )</b>

一、《豪门恩怨》:文化工业的一个细胞 .....	( 201 )
二、文化工业的发生条件 .....	( 205 )
三、文化工业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 .....	( 209 )
四、另类文化狂潮:后现代主义 .....	( 216 )
五、文化工业与后现代主义何以合流 .....	( 224 )
<b>第十一章 永远的先锋派与无助的反抗游戏</b> .....	( 229 )
一、走向极端的反传统:艺术先锋与社会叛徒 .....	( 232 )
二、语境中的反抗 .....	( 238 )
三、文化游戏与游戏文化:“孩子们的十字军远征” .....	( 247 )
四、反抗性游戏的文化归宿 .....	( 250 )
<b>第十二章 文化帝国主义:新型帝国的崛起</b> .....	( 258 )
一、帝国主义源于西方的扩张 .....	( 258 )
二、帝国主义的文化支撑 .....	( 260 )
三、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构分析 .....	( 265 )
四、现代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内涵 .....	( 271 )
五、文化帝国主义提供的文明模式之局限性 .....	( 274 )
六、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尽头 .....	( 276 )
<b>第十三章 现代性的模式与资本逻辑</b> .....	( 281 )
一、现代性的模式问题 .....	( 282 )
二、主体性还是资本:对现代性内在逻辑的认识 .....	( 285 )
三、中国现代性走向与世界现代性走向的历史重合 .....	( 293 )
<b>第十四章 社会主义文化生存语境中的资本主义文化 消亡问题</b> .....	( 301 )
一、毛泽东:阶级领导权的绝对化形式 .....	( 301 )
二、马克思:阶级领导权的自然实现及文化情趣所 反映的滞后性 .....	( 309 )
三、列宁:阶级领导权的相对性存在 .....	( 316 )
<b>主要参考文献</b> .....	( 325 )
<b>后 记</b> .....	( 332 )

# 上 篇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早期资本主义文化



## 第一章 中世纪文化的终结与 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

即使在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制度、理念、生活方式还是别的什么)遍及 21 世纪的世界的今天,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问题与资本主义文化问题时,还得从欧洲的历史发展说起,因为只有欧洲才既是资本主义的摇篮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堡垒。

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其关于欧洲问题的著作中就指出:“在统治世界的过程中,欧洲也在世界各地扎根开花。欧洲把欧洲化带给了世界,或者说使欧洲世界化了。阿尔芒·贝迪扬写道,‘世界充斥着疯狂的欧洲思想’。事实上,欧洲思想在本土就已经变得疯狂,甚至头脑最清醒的人士也不免打上疯狂的烙印。从欧洲产生出来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科学、技术、民族、自由、民主、人民权利、派别疯狂、极端理性主义,带来现世拯救的宗教、全球性的文化毁灭、资本主义式的后来又是社会主义式的剥削。欧洲产生的帝国主义现在正威胁着欧洲本身。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铁器时代,只有在欧洲才存在这种野蛮、技术和科学的混杂。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全来自欧洲。”<sup>①</sup>

而讨论欧洲的资本主义问题,又必须从中世纪说起。还是用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像脱蛹而出的有翅昆虫,现代欧洲在变异中

---

<sup>①</sup>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70 页。

显身飞向世界。中世纪末期孕育了已经成型并积聚的新力量,这就是:君主制国家,城市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家和已有的工业家。中世纪本身已带有裂痕与断层。现代欧洲冲破了基督教世界,她就在这一分裂中并通过这一分裂而得以形成”<sup>①</sup>。

这样,让我们的讨论从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特征开始吧。

## 一、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特征

在史学家的眼中,公元500—1500年欧洲的历史,即中世纪或中古时代。长期以来,该时期被认为是“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在描述中世纪时,黑暗、愚昧、落后等成为所必不可少之词。显然,在一般的文献中,王权、贵族、教会的统治是所有黑暗的根源。多数人服从于少数人的统治,作为文化特征来说,那就是多数人的话语权的丧失——他们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人来为他们说话。

但是,如果深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中世纪的根本文化特征在于基督教的思想统治,破除这一统治才是资本主义文化产生的必要前提。相比之下,王权和贵族的统治不具备根本性的文化特征。

在中世纪,王权的存在是与封土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封土存在着大小差异,小的封土就相当于一般农民(自由民)的份地,而大的封土则俨然以国家的形态存在,如公国、侯国之类。还可以层层受封,任何一个中间领主都有权转封土地给他人。这样,使得与封土发生关系的人太多,他们多是中间领主,既是封君又是封臣。

封君封臣关系一旦结成,双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及享受应得的权利。封臣提供的义务即封君的权利,封君提供的义务即封臣的权利。

有趣的是,当时的王国敕令规定:任何封臣如想背弃他的封君,他必须证明其封君犯有下列罪行之一才可:第一,封君不公正地奴役他;第二,封君想谋害他的生命;第三,封君和封臣的妻女通奸;第四,

<sup>①</sup>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封君拔剑向他进攻企图杀死他；第五，封臣将自己的手交付给封君之后，封君未能向他提供应尽的保护。

而在中国，君王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是。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 P. G. Guizot)在《欧洲文明史》(1828)中称，欧洲出现过四类君王：蛮族、帝国、宗教和封建，“有人说，封建制度下的君王是君中之君、王中之王，他以一级降一级的牢固纽带掌握全社会。就是说，他手下有诸侯听命，诸侯手下有附庸听命，全国上下都在他号令之下，是真正的王。我不否认在理论上封建君王是这样的，但仅是理论而已，并非事实。国王通过等级组织，即联结君王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纽带来施展他的全面影响只是政论家的梦想。事实上，这时期的大部分贵族都完全独立于国王，许多贵族不知何为国王，与国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切主权实体都是地方性的、独立的。国王的头衔，加在封建贵族中的某一人身上，只表示一种记忆，有名无实”<sup>①</sup>。可见，在中世纪，王权这种政治统治对人身自由的控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我们还可以看看，在这样一种统治之下，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如何呢？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斯坦利·贝内特(Henry Stanley Bennett)在《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中专门写了“快乐的英格兰”一章，他注意到当时乡村流行的“圣诞游戏”，“‘圣诞游戏’究竟怎么个玩法尚有争论，在此不必讨论，但是，从文献中不断提到的‘圣诞剧’或圣诞节期间的花费来看，我们可以推断，从这时起直到主显节之夜，庄园大厅里有很多饮宴与娱乐。如圣保罗修道院的一个庄园里，有个农民被命令守夜，并看好大厅里的炉火；而在格拉斯顿伯里的许多庄园里，庄园大厅都在举行宴会。佃农们砍来圆木，烧燃圣诞之火：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柴火，以免厨师不能煮熟他的那一份，并且人人都自带杯、碟及擦嘴用的东西，‘就像他要吃掉一整桌那样’。那里有足够的面包、肉汤和啤酒，还有两种肉。

<sup>①</sup> F. P. G. 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7—178页。

东彭纳德的农奴在圣诞节期间可享有四次饮宴，每人都可得到一份精制的白面包、一份好肉，晚餐后就坐在庄园大厅里豪饮”<sup>①</sup>。

贝内特还提到布鲁尼的罗伯特·曼宁 1303 年的一首诗《处罚罪孽》，诗云：

唱歌、摔跤和下流的游戏，  
人人乐于这些让人蒙羞的把戏。  
在教堂里，就在教堂的庭院里，  
对于神灵也敢于亵渎；  
他们唱个不停，跳个不停，  
或者拼命地把手敲得震翻天，  
唯一忘记的是祷告，  
即使神父就站在他们中间。<sup>②</sup>

在这首诗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中世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快乐（难怪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有“回到中世纪”的口号），另一方面则看到了对这种欢乐的遏制和压抑，那就是比王权更强大的教会，即基督教无所不在的统治，这才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特征。

贝内特从农民的角度描述了中世纪的情景：“在庄园周围走动时，会看到路旁的十字架和圣陵，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在此做祷告和祭献。在大多数地方，他站在山腰就能看见教堂的塔尖以及环绕着高大主建筑的修道院和小修道院的院墙，这些主建筑因其高大且富丽堂皇而成为村里人的话题。再加上巡游僧、身负公干的教士、单身香客，更多的是朝圣者群体的不时路过以及与本堂神父或他的助手和下属的日常会面，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对于这些田间劳作的人而言，中古时代的教会是无所不在的。”<sup>③</sup>

对一般民众来说，国王是难以见到的，而教会则不然，它无处不在，而且行使了一种事实上的统治。“教会并不是一个等待孩子归来

<sup>①②③</sup>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 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3、244—245、21 页。



的温顺而善良的慈母。中世纪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更像一个教会军团，它与农民的关系绝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关爱。当它的权利与特权受到侵犯时，它比任何世俗领主都吵得更凶、更迅速地诉诸武力。征收什一税的粮仓到处都有，它是教会权利与需要的象征；而许多农民必然扮演了汤纳雷戏剧集《该隐杀弟》一幕中该隐的角色。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极不情愿地看着自己的禾束，挑最次的缴税，嘴里还不断地骂人。一个人死时，教会也常常破门而入，拿走次好的牲畜作为死手捐。这是一种苛税，尤其是在领主拿走最好的牲畜作为遗产税后，就显得更加苛刻了。还有，要缴纳弥撒便士，不时地上缴彼得便士以及灯油费和教堂捐。所有这些都使农民想起他对神圣教会的其他义务”<sup>①</sup>。

当然，从文化特征来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教会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压抑。贝内特说：“由于周围这些有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得到一些总是在他们的意识和想象中起作用的、虽然无形却更加有力的力量的支持，农民们就很难无视教会的存在。更不用说中世纪的生活总是萦绕着一个关涉人的来世生活这样至关重要的事实。‘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旧约·传道书》11:3）；他死了，他将获得新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制止这一事实：死亡及伴随而来的审判和命运。教堂墙壁上那些恐怖的图画，主教座堂和修道院教堂正面石壁上历久不坏的‘末日审判’的浮雕，都可以让人们看到那些弃民忍受的痛苦和信徒得到的欢乐。既然教会一再宣扬灵魂在死亡时也能得救或遭遗弃，那么，死亡与为死亡做准备的思想便不断被这些东西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凡此种种，都在布道与宣教词中得到了强调。”<sup>②</sup>

教会的统治给人带来了什么呢？那就是对人的主体独立性、自由、理性的压制，让人生活在服从、愚昧、无知、自戕之中，即贝内特所说：“迷信，产生并成长于无知，事实上也得到了农民的导师——教士

<sup>①②</sup>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